

# 美文赏析金典

主编：张 虞  
副主编：傅之悦  
蔡林兴  
熊静敏

济南出版社  
1995.11

顾 问：冰 心 胡絜青  
柯 岩 邵 华

主 编：张 虞

副主编：傅之悅 蔡林兴  
熊静敏

编 委：干如春 刘崇刚  
沈 霖 吴 锦  
张 虞 张文槐  
林龙河 罗任达  
周 易 傅之悅  
蔡林兴 熊静敏  
缪新亚 潘家农

## 目 录

林语堂

我的戒烟 ..... (1)

苏雪林

溪水 ..... (6)

梁实秋

同乡·忆青岛 ..... (9)

台静农

伤逝 ..... (18)

叶灵凤

能不忆江南·乡愁 ..... (21)

谢冰莹

姊姊 ..... (27)

琦 君

梦兰 ..... (43)

罗 兰

那岂是乡愁 ..... (47)

张秀亚

	星的故事	(56)
柏 杨		
	第一是保护自己	(59)
张爱玲		
	私语·到底是上海人	(62)
萧 白		
	四月阳明	(77)
张拓羌		
	读鞋	(83)
余光中		
	登楼赋	(89)
王鼎钧		
	脚印	(96)
洛 夫		
	一朵午荷·焚诗祭母记	(100)
赵淑侠		
	故乡的泥土	(108)
邓文莱		
	冷月	(115)
司马中原		
	握一把苍凉	(120)
林文月		
	白发与脐带	(123)
陈冠学		
	田园之歌	(128)
琼 瑶		
	在山沟里	(132)
许达然		
	瀑布与石头	(138)

张晓风

秋天·秋天 ..... (140)

三毛

乡愁 ..... (145)

陶然

回音壁 ..... (148)

席慕容

写给生命·飘蓬 ..... (151)

袁琼琼

蚕 ..... (161)

陈铭磻

小阁楼里的女人 ..... (164)

白灵

用想象守候你 ..... (168)

龙应台

中国人,你为什么不生气 ..... (172)

羊牧

庙口 ..... (176)

陈煌

故事 ..... (179)

## 林语堂

林语堂(1895—1976)，原名和乐，笔名语堂。福建龙溪人。现代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教授。1936年去美国执教。主要著作有《大荒集》、《行素集》、《翦拂集》、《一夕话》、《吾国吾民》、《八十自叙》、《金圣叹之生理学》，长篇小说《京华烟云》等。编有《当代汉英词典》，译有《卖花女》、《励志文集》等。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，无论在东西方均备受欢迎。其中《生活的艺术》一书在美国就印行了40版以上，因而获得“文化人中之龙凤”的盛誉。

## 我的戒烟

凡吸烟的人，大都曾在一时糊涂，发过宏愿，立志戒烟，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，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，才自醒悟过来。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，忽然高兴戒烟起来，经过三星期之久，才受良心责备，悔悟前非，我赌咒着，再不颓唐，再不失检，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，一直到老耄为止。到那时期，也许会听青年会俭德会三姑六婆的妖言，把它戒绝。因为一人到此时候，总是神经薄弱，身不由主，难代负责。但是意志一日存在，是非一日明白时，决不会再受诱惑。因为经过此次的教训，我已十分明白时，无端戒烟断绝我们灵魂的清福，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。据英国生物化学名家夏尔登 Haldane 教授说，吸烟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影响于人类生活的四大发明之一。其余三大发明之中，记得有一件是接猴腺青春不老之新术。此是题外不提。

在那三星期中，我如何的昏迷，如何的懦弱，明知于自己的身心有益的一根小小的香烟，就没有胆量取来享用，说来真是一段丑史。此时事过境迁，回想起来，倒莫明何以那次昏迷一发发到三星期。若把此三星期中之心理历程细细叙述起来，真是罄竹难书。自

然，第一，这戒烟的念头，根本有点糊涂。为什么人生世上要戒烟呢？这问题我现在也答不出，但是我们人类的行为，总常是没有理由的，有时故意要做做不该做的事，有时处境太闲，无事可作，故意降大任于己身，苦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把自己的天性拂乱一下，预备做大丈夫罢？除去这个理由，我想不出当日何以想出这种下流的念头，这实有点像陶侃之运甓，或是像现代人的健身运动——文人学者无柴可剖，无水可汲，无车可拉，两手在空中无目的的一上一下，为运动而运动，于社会工业之生产，是毫无贡献的。戒烟戒烟，大概就是贤人君子的健身运动罢。

自然，头三天，喉咙口里，以至气管上部，似有一种怪难堪似痒非痒的感觉。这倒易办。我吃薄荷糖，喝铁观音，含法国顶上的补喉糖片，三天之内，便完全把那种怪痒克复消灭了。这是戒烟历程上之第一期，是纯粹关于生理上的奋斗，一点也不足为奇。凡以为戒烟之功夫只在这点的人，忘记吸烟魂灵上的事业；此一道理不懂，根本就不配谈吸烟。过了三天，我才进了魂灵战斗之第二期。到此时，我始恍然明白，世上吸烟的人本有两种，一种只是南郭先生之徒，以吸烟跟人凑热闹而已。这些人之戒烟，是没有第二期的。他们戒烟，毫不费力。据说，他们想不吸就不吸，名之为“坚强的意志”。其实这种人何尝吸烟？一人如能戒一癖好，如卖掉一件旧服，则其本非癖好可知。这种人吸烟，确是一种肢体上的工作，如刷牙、洗脸一类，可以刷，可以不刷，内心上没有需要，魂灵上没有意义的。这种人除了洗脸，吃饭，回家抱孩儿以外，心灵上是不会有所要求的，晚上同俭德会女会员的太太们看看《伊索寓言》也就安眠就寝了。辛稼轩之词，王摩诘之诗，贝多芬之乐，王实甫之曲，是与他们无关的。庐山瀑布还不是从上而下的流水而已？试问读稼轩之词、摩洁之诗而不吸烟，可乎？不可乎？

但是在真正懂得吸烟的人，戒烟却有一问题，全非俭德会男女会员所能料到的。于我们这一派真正吸烟之徒，戒烟不到三日，其无意义，与待己之刻薄，就会浮现目前。理智与常识就要问：为什么

理由，政治上，社会上，道德上，生理上，或者心理上，一人不可吸烟，而故意要以自己的聪明埋没，违背良心，戕贼天性，使我们不能达到那心旷神怡的境地？谁都知道，作文者必精心美满，意到神飞，胸襟豁达，锋发韵流，方有好文出现，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，胸中了无窒碍，神游其间，方算是读。此种心境，不吸烟岂可办到？在这兴会之时，我们觉得伸手拿一枝烟乃唯一合理的行为；若是把一块牛皮糖塞入口里，反为俗不可耐之勾当。我姑举一两件事为证。

我的朋友B君由北京来沪。我们不见面，已有三年了。在北平时，我们是晨昏时常过从的，夜间尤其是吸烟瞎谈文学，哲学，现代美术以及如何改造人间宇宙的种种问题。现在他来了。我们正在家里炉旁叙旧。所谈的无非是在平旧友的近况及世态的炎凉。每到妙处，我总是心里想伸一只手去取一枝香烟，但是表面上却只有立起而又坐下，或者换换坐势。B君却自自然然的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，似有不胜其乐之概。我已告诉他，我戒烟了，所以也不好意思当场破戒。话虽如此，心坎里只觉得不快，嗒然若有所失，我的神志是非常清楚的。每回B君高谈阔论之下，我都能答一个“是”字，而实际上却恨不能同他一样的兴奋倾心而谈。这样畸形的谈了一两个小时，我始终不肯破戒，我的朋友就告别了。论“坚强的意志”与“毅力”我是凯旋胜利者，但是心坎里却只觉得怏怏不乐。过了几天，B君途中来信，说我近来不同了，没有以前的兴奋，爽快，谈吐也大不如前了，他说或者是上海的空气太恶浊所致。到现在，我还是怨悔那夜不曾吸烟。

又有一夜，我们在开会，这会按例星期一次。到时聚餐之后，有人读论文，作为讨论，通常总是一种吸烟大会。这回轮着C君读论文。题目叫做《宗教与革命》，文中不少诙谐语，在这种扯淡之时，室内的烟气一层一层的浓厚起来，正是暗香浮动、奇思涌发之时。诗人H君坐在中间，斜躺椅上，正在学放烟圈，一圈一圈的往上放出，大概诗意图也跟着一层一层上升，其态度之自若，若有不足为外人道者。只有我一人不吸烟，觉得如独居化外，被放三危。这时戒

烟越看越无意义了。我恍然觉悟，我太昏迷了。我追想搜索当初何以立志戒烟的理由，总搜寻不出一条理由来。

此后，我的良心便时起不安。因为我想，思想之贵在乎兴会之神感，但不吸烟之魂灵将何以兴感起来？有一下午，我去访一位洋女士。女士坐在桌旁，一手吸烟，一手靠在膝上，身微向外，颇有神致。我觉得醒悟之时到了。她拿烟盒请我。我慢慢的，镇静的，从烟盒中取出一枝来，知道从此一举，我又得道了。

我回来，即刻叫茶房去买一包白锡包。在我书桌的右端有一焦迹，是我放烟的地方。因为吸烟很少停止，所以我在旁刻一铭曰“惜阴池”。我本来打算大约要七八年，才能将这二英寸厚的桌面烧透。而在立志戒烟之时，惋惜这“惜阴池”深只有半生丁米突而已。所以这回重复安放香烟时，心上非常快活。因为虽然尚有远大的前途，却可以日日进行不懈。后来因搬屋，书房小，书桌只好卖出，“惜阴池”遂不见。此为余生平第一恨事。

## [评析]

作者在此文中，把读者们一律引为知己，毫不避讳地剖白心迹，畅所欲言：戒了三个星期的烟，后悔得不得了，感慨之余写了此文，也就是“三星期中之心理历程”。

第一历程是作者与B君会面，嘴上说戒烟，却心口不一，更无心谈话。第二历程是开会，众人都过瘾，唯独自己不吸烟，“觉得如独居化外，被放三危”，恍然觉悟，便有了“无理由戒烟”的思想。第三历程是与洋女士谈话，作者经历了忍耐、徘徊，终于“醒悟”，坦然自若地破戒。

这篇小品剪裁有致，从“罄竹难书”中找出三个阶段中最典型的三件事，一波三折，三个背景，以少胜多，完成了作者戒烟心理历程的变化。

作者擅长写出幽默的人生，在文中他不止一次地，一往情深写吸烟的美妙。如欣赏辛弃疾词、王维诗、贝多芬乐曲、王实甫曲……

非烟不可！否则不能达到畅快忘形的境界。而写戒烟中的林语堂：无所适从，忸怩不安，少了灵气，多了呆气，真正狼狈不堪！一旦破戒，又变回了原来言论放肆、议论纵横驰骋，“快活天才”的林语堂。

作者确实是“真正懂得吸烟的人”，作者更是一个坦诚的人。

# 苏雪林

1898年生，女。安徽太平县岭下村人（今属黄山市永丰县）。原名苏梅，早期创作用雪林女士、绿猗女士等名，后也曾用灵芬、杜若、天樱、野隼、老梅等笔名。1917年在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。1921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。著作有长篇自传体小说《棘心》、《绿天》、《青鸟集》，传记文学《南明忠烈传》、《屠龙集》。1945年赴香港，任香港真理学会编辑。1950年去法国，在巴黎研究神话。1952年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。1956年转至台南成功大学执教。在港台出版了多种书籍，其中有《归鸿集》、《欧游揽胜》、《人生三部曲》、《眼泪的海》、《闲话战争》、《秀峰夜话》、《趣味民间故事》、《犹大之吻》等。

## 溪 水

我们携着手走进林子，溪水漾着笑涡，似乎欢迎我们的双影。这道溪流，本是温柔得像少女般可爱，但不知何时流入深林，她的身体便被囚禁在重叠的浓翠中间。

早晨时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阳微笑，夜深时不能和娟娟的月儿谈心，她的明澈莹晶的眼波，渐渐变成忧郁的深蓝色，时时凄咽着幽伤的调子，她是如何的沉闷呵！在夏天的时候。

几番秋雨之后，溪水涨了几篙；早凋的梧楸，飞尽了翠叶；黄金色的晚霞，从杈枒树隙里，深入溪中；泼靛的波面，便泛出彩虹似的光。

现在，水恢复从前活泼和快乐了，一面疾忙地向前走着，一面还要和沿途遇见的落叶、枯枝……淘气。

一张小小的红叶儿，听了狡狯<sup>①</sup>的西风劝告，私下离开母校出来顽玩，走到半路上，风偷偷儿的溜走了，他便一交跌在溪水里。

水是怎样的开心呵，她将那可怜的失路的小红叶儿，推推挤挤的推到一个漩涡里，使他滴滴溜溜地打圆转儿；那叶向前不得，向后不能，急得几乎哭出来；水笑嘻嘻地将手一松，他才一溜烟地逃走了。

水是这样欢喜捉弄人的，但流到坝塘边，她自己的魔难也来了。你记得么？坝下边不是有许多大石头，阻住水的去路？

水初流到石边时，还是不经意的涎着脸撒娇撒痴地要求石头放行，但石头却像没有耳朵似的，板着冷静的面孔，一点儿不理。于是水开始娇嗔<sup>②</sup>起来了，拚命向石头冲突过去；冲突激烈时，浅碧的衣裳袒开了，露出雪白的胸臂，肺叶收放，呼吸极其急促，发出怒吼的声音来，缕缕银丝头发，四散飞起。

辟辟拍拍。温柔的巴掌，尽打在石头皱纹深陷的颊边，——她真的怒了，不是儿嬉。

谁说石头是始终顽固的呢？巴掌来得狠了，也不得不低头躲避。于是水得安然渡过难关了。

她虽然得胜了，然而弄得异常疲倦，曳了浅碧的衣裳去时，我们还听见她断续的喘息声。

我们到树林中来，总要到这坝塘边参观小石的争执，一坐总是一两个钟头。

## [评析]

《溪水》是一篇托物言志的优美的抒情散文。作品通过林中小溪流经夏秋，与巨石搏斗的生动描写，表达了作者热爱自然，热爱生活，渴望自由，并坚定不移地追求自由的激情。文章分三部分，先写溪水夏日的幽郁，再写溪水秋日的欢愉，最后写水石之争，溪水的胜利。夏日的幽郁与秋日的欢愉相对比表达作者失去自由的忧伤、获得自由的兴奋，水石之争则是对溪水争取自由的百折不挠精神的礼赞。文章使用象征写法，托物寄情。作者舒展想象的翅膀，使溪水、浓翠、朝阳、月儿、西风、红叶、巨石都有了生命。作者的想象

是那样自然贴切，毫无斧凿的痕迹；溪水的漩涡写作笑涡；林中溪水变暗，水声发闷写作忧郁的眼波和幽伤的调子；撞出巨石的溪水激起了白色的浪花则写作浅碧的衣裳袒开了，露出雪白的胸臂。至于溪水戏耍红叶的一段更是精彩纷呈，充满意趣。如若不是对生活有强烈的激热情，是断然不能面对一带普普通通的溪水，写出如此活泼可爱的文字来的。

(王道信)

## [注释]

①狡狯(jiǎokuài)：狡诈骗人，迷惑人。

②嗔(chēn)：发怒。

③曳(yì)：牵引，拖。

# 梁实秋

梁实秋(1902—1987),原名梁治华,原籍浙江省杭县,后改籍北京。现代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教授。文学评论、散文、杂文以及译著均极丰富。。1923年秋,与许地山、谢冰心等同船赴美留学。1949年6月去台湾。主要作品有文学评论集《浪漫的与古典的》、《骂人的艺术》、《文学的纪律》;散文集《雅舍小品》;杂文集《秋实杂文》等;翻译有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、《阿拉伯与哀绿绮思情书》以及主编《远东英汉大辞典》。

## 同 乡

从前交通险阻,外出旅行是一件苦事。离乡背井,举目无亲,有无限的凄凉。所以。在水上漂泊的时候,百无聊赖,忽然听得有人在说自己的家乡话,一时抑不住心头的欢喜,会不揣冒昧的去搭讪,像崔灏《长干行》所说的——

停船借相问,  
或恐是同乡。

说同一方言的人才是同乡,乡音是同乡之间最强有力的联系。科举的时代,北平有所谓会馆者,尤其是宣武门外一带外省人士汇集的地区,会馆林立。进京赶考的人,多半就在会馆挂单,饮食住宿都有了着落,而且有老乡照料,自然亲切。会馆是前辈乡贤所捐助设立的,确有其需要。后来科举废除,社会形态改变,会馆就渐渐消失了。有名的江西会馆,规模宏大,常是堂会戏上演的地方。我知道宣武门外北椿树胡同的一所很逼仄的徽州绩溪会馆,一度掌管事务的人却是胡适之先生,胡先生的同乡观念十分浓厚,他家里常有一群群的徽州老乡用没别人能懂的徽州方言和他话旧。就是他来到台湾以后,我有一次到南港拜访,座上先有一位客人是老胡

开文笔墨店的后人。在上海时胡先生曾邀几个朋友到二马路一家徽州菜馆小叙，刚一上楼就听见楼下一声吼叫，胡先生问：“楼下帐房先生方才吼叫的话，你们懂吗？他喊的是：‘绩溪老倌，多加油啊？’在炒菜锅里额外加一勺油，表示优待同乡。我们家乡贫苦，平素很少油吃。”随后端上来一盘划水鱼、一盘生炒蝴蝶面，果然油水不少，油漾到盘外。

我生长北平，说的是北平话，因此无需学习国语，附带着也没学习注音符号，一直到现在，ㄩㄤㄇㄤ(bpmf)还搞不太清楚。在清华读书时候，每年全国本部十八省考选学生入学，各说各省的方言，无形之中各省学生自成一个小组。惟独直隶省同乡最为散漫，我所认识的同乡大部分是天津人，真正的北平同乡只有两个，可是我不久就发现其中一位原来是满洲人，另一位是蒙古人。我的原籍是浙江，曾经正式向京兆大兴县公署申请入籍，承蒙批准在案。其实凡是会说地道北平话的人都可算是北平人。自从五胡乱华以来，北方民族混杂，北平又是几代的首都，人文荟萃，籍贯问题时常无从说起。能说国语的都是我们的同乡，因此我的同乡观念比较稀薄。在清华有一位同班同学，是中等科惟一的厦门人，他只会说厦门话，在高等科还有一位厦门人，偶然过来陪他聊聊天。他在学校里就像是单独拘禁，不堪寂寞，不久他就疯了。我了解，对于某些人同乡观念之难于消除是有理由的。

在异地遇同乡，是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喜悦。前年喜乐先生伉俪遇我，谈笑间才知道是北平同乡。我问：

“您在北平住哪儿？”

“黄土坑儿。”

“什锦花园儿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您呢？”

“内务部街。”

“灯市口儿，对不对？”

越说越对，于是谈起关于北平的陈谷子烂芝麻，一说就没个

完，好像是又回到家乡走一趟。我在台北坐计程车，只有一次发现司机是北平人；不，是司机先发现我是北平人。我告诉他我要到什么地方去，详加解释。他加过头频频看我，说：

“您是北平人吧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在北平住哪北？”

“东四牌楼南边儿。”

“啊，我住北新桥儿，咱们住得很近嘛……。”

于是一路谈下去，不觉的到了目的地。我说：“零钱别找啦。”他望着我下车，许久许久才开车而去。

任何一个机关首长到任，总是要吸引几个同乡分担要职。人情之常，贤者不免。司印的，掌财的，管总务的都很重要，你难道要他放手交给陌生的不知底细的人去充当？无论如何，同乡总不至于像舅爷、联襟之类的裙带关系那样容易不理于人口。不过像美国卡特当政时，乔治亚帮之鸡犬升天，丑闻迭出，则又另当别论。大凡任何一个机关，若被人讥为会馆，总是不好看的。

林琴南《畏庐琐记》：“闽人喜操土音，每燕集，一遇乡人，即喋喋不已。然他省人无一能解者，故恶闽人刺骨。实则闽音有与古音通者。今略举数条，如……。”闽音之与古音通，是众所周知的，但是古音非今人所能尽通，故闽语之流行仍被视为现今方言之一种。林琴南先生所谓他省人恶闽人刺骨，我想他省人不是不知闽音常与古音通，也不是恶闽人之操闽语，只是因为自己听不懂而困扰、而烦恼、而猜疑、而愤怒。我知道从前某一机关有两位谊属同乡的干部，他们时常交头接耳呶呶不休，所操土音无人能解，于是引人注意，疑其所谈必与苞苴有关，其中必定有弊，人言可畏，结果是双双去职。大抵在第三者面前二人以土音土语交谈，至少是不智而且不礼貌的行为。

## [评析]

这篇随笔收于《雅舍小品》第三集中。文章先以漂泊在外时举目无亲之苦反衬出同乡之可亲，并引崔灏《长干行》入题。紧接着在点明“乡音是同乡之间最强有力的联系”后，便写会馆和清华学生间的同乡小组，都表明了“乡音”具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。进而，以遇见喜乐先生和司机的两次对话，让读者从听觉上感受到在异地听到“乡音”时的喜悦。文章至此生发出波澜。先写同乡可亲可靠，首长常拉同乡作助手；再写拉帮结派，则常为人所不齿。又随意点出美国前总统的丑闻，加以讽刺，再引林琴南论闽人土音见恶于他省人一事，以表明乡音的排他性，易导致孤立自己。文章夹叙夹议，颇发人深省。有人评梁氏散文多“十”字形结构，即古今中外，信笔拈来，纵横捭阖，交织成文。本文亦具有这一特色，所写之事时空跨度大，原都互不相关，经作者以“乡音”一串联，以淡墨一点染，便如行云流水，自然清雅，且文笔幽默，读来时生妙趣。

(朱波)

## 忆青岛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天堂我尚未去过。《启示录》所描写的“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，那城充满着上帝的荣光，闪烁像碧玉宝石，光洁像水晶”，城墙是碧玉造的，城门是珍珠造的，街道是纯金的。珠光宝气，未能免俗。真不想去。新的耶路撒冷是这样的天堂本身如何，可想而知。至于苏杭，余生也晚，没赶上当年的旖旎风光。我知道苏州有一个顽石点头的地方，有亭台楼阁之胜，网师渔隐，拙政灌园，均足令人向往。可是想到一条河里同时有人淘米洗锅刷马桶，不禁胆寒。杭州是白傅留诗苏公判牍的地